



如沐春風

療癒人心的好劇推薦（三）

● 駱育萱*

《怪物》是一部日本劇情片，榮獲 2023 坎城國際影展、酷兒金棕櫚獎以及最佳劇本獎。由名導是枝裕和和知名編劇坂元裕二首次合作，這兩位創作者都以溫柔的創作之心著稱。電影的音樂配樂由教授坂本龍一親自操刀。這部電影以懸疑的方式，通透地呈現了一則有關誤解的故事。

片名叫《怪物》，到底怪物是誰呢？影片以三種視角切割敘事，從想要親近關心卻反而和孩子內心遙遠的母親開始，接著以保利導師作為轉折，結尾則透過位處於事件核心的麥野湊和星川兩孩童，揭露令人心疼的事件全貌，形成極具穿透力的收束。本片透過不同的觀點闡述，一如黑澤明《羅生門》，隨著不同視角認知的脈絡，觀眾走入劇中人物的生命故事，慢慢抽絲剝繭才能了解事情的全貌。

「你很難過嗎？那就是我現在的感受。」

誰都想知道事情全貌，但因為太想知道答案的母親，懷疑兒子受到霸凌，她觀察到孩子剪頭髮、水壺有砂石、少隻鞋子、耳朵受傷、半夜外出等等奇怪現象；因為這個家還籠罩在父親缺席的狀態裡，祭拜父親一幕、兒子要求母親離開他才能和在天之靈的父親報告近況；母子常聊起父親，談到人死之後會轉世成為什麼？單親母親似乎總有著擔心兒子被欺侮而挺身爭取保護的行動。最後到校數次尋求答案，儘管第一時間，校長和四位老師們都立即道歉，但仍擋不住母親想要捍衛兒子的心急。當然觀眾

* 駱育萱，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副教授



在第一條支線是隨著母親的視角而看，很自然地對於校方那種息事寧人的態度而憤怒。

母親在和校方溝通時談到：「他在二年級的作文上寫自己想成為單親媽媽，我想是不是因為我獨自扶養他的關係，全班都笑成一團，只有神崎老師沒有笑，並對他說：「你要對你媽媽好一點。」所以我並不覺得這學校老師都很糟糕，至少最上位者很差勁。」她努力追問，保利老師到底有沒有打她的孩子，當時的校長回應的答案是：加利老師的手，碰到了麥野湊同學的鼻子……母親追問：到底有沒有，這是很明確的事？對母親來說，這是校方推託之辭。當然觀眾們在第一支線故事的認知脈絡裡，很容易同理母親，因為校方實在太隱晦，每個舉動都像是在卸責。有次母親到校和保利老師對質時，保利老師提醒她：「你兒子會霸凌星川同學，你可以查看他會不會打火機之類的兇器等等」，母親回家還真的發現關在房間的兒子，紊亂的房間，床上還真的有布包起來的打火機。母親進一步求證，到了星川同學家拜訪，看到另一隻不見的鞋子，星川說是麥野湊同學借他的，最後詢問星川，自己的兒子有沒有霸凌星川，星川則回應：「沒有，是保利老師常常責打麥野湊同學」。母親在確定自己孩子真的是受害者的狀況下，忍無可忍最後採取了一連串の後續行動，開了家長說明會，解聘了保利老師，看起來母親終於成功捍衛自己的兒子。卻沒想到在颱風日兒子竟然和母親談到：「我夢見爸爸了，爸爸轉世了嗎？不知道我轉世會變成什麼？」「媽媽，我一點也不可憐。」然後就在母親白天睡醒，發現兒子離家出走，而聽到門外有人大叫麥野、麥野，強風吹進來，飄落在地下的是一張怪物的圖片。而這個叫聲是誰的呢？莫非是麥野的父親？

「你還記得小學老師的名字嗎？反正大家都會忘了你，所以別想太多了。」

「怪罪到孩子身上的話，只會點燃家長的怒火。事實是怎樣都無所謂。」

故事的第二條支線是從保利導師的視角出發，隨著老師的視角，觀眾也慢慢了解原來的故事的確有些可疑之處，真相似乎慢慢浮現出來。保利老師是個很有熱誠的新老師，他在某天進校門時，看到跌坐在地上的星川同學，還扶他起來；原來他所謂的他的手不小心碰到麥野湊同學的鼻子，是他為了拉住狂暴化的麥野同學時，真的是不



小心碰到的，觀眾在此**解了一個謎題**。面對到處被丟亂的東西，保利老師要麥野湊同學跟大家道歉。這個道歉其實導演安排得很有巧思。這種沒有探究原因的道歉也發生在前一條支線裡，學校的其他老師都要保利老師面對怪物家長時，只要道歉就對了，要為學校著想。儘管保利老師很想和麥野湊的母親說明那次的真實情況，也都被其他老師擋下來。

我可以向家長解釋，我只是要阻止麥野湊同學的抓狂行為。

怪罪到孩子身上的話，只會點燃家長的怒火。

要是他告教育委員會，整間學校都會被處分，事實是怎麼都無所謂。

在這樣息事寧人的狀況之下，沒想到最後保利老師被解聘，還流傳保利老師上酒店的流言，總之保利老師就這樣變成不適任的惡質教師，還被雜誌報導出來，連女朋友都說暫時不要見面。受到這樣冤屈、百口莫辯的情況，是誰導致的呢？觀眾這時應該會轉向同情保利老師。其實保利老師真的也算是一位好老師，他知道星川同學在校受同學惡作劇，還到星川同學家做家訪，卻被家長恥笑：「聽說學校老師的薪水都不高，你聽過巨型不動產嗎？沒聽過嗎？但薪水還是比老師高很多。」星川的父親還講了自己兒子一句：「他啊，是個怪物，不是人腦，是豬腦。」觀眾又**解了一個謎題**，原來這句話不是保利老師罵麥野湊同學的，而是星川父親罵星川的。保利老師也解救被同學惡作劇關在廁所的星川，星川當時還對著門外喊：怪物是誰啊？這麼盡責的老師，只因為之前受到同事施壓而道歉，後續竟也失去還原事實真相的權利。在他受不住這種冤屈，跑到學校質問麥野湊同學為什麼要說謊時，麥野湊同學因為緊張，竟在下樓梯時跌倒，又立刻聽到旁人說是被保利老師推的，至此，心寒到不行的保利老師走到頂樓，就在失神準備跳下的一刻，聽到號角喇叭的數聲巨響才回神過來。回到家颱風夜繼續批改作業，突然看到星川同學的作文，似乎說明了星川和麥野湊兩人之間的祕密。他才恍然大悟，衝到麥野湊同學家大叫：麥野、麥野，是我錯了。原來在第一條支線最後的叫聲是保利老師的聲音，觀眾**解了一個謎題**。





「保利老師並沒有做錯什麼，是我說謊了。」「我有喜歡的人，但我不能讓別人知道，所以說謊了，因為如果被別人知道了，我就會變得無法幸福。」

「如果只有部分的人得到，就不能稱作幸福，要所有的人都能得到，才能稱作幸福。」

真正要等待第三條支線故事看完，我們才能得知事情的全貌，卻也感嘆來不及。之前在麥野湊和母親有次看電視節目時，母親曾批評劇中人物怎麼會被騙，麥野湊回了一句很有智慧的話：「那是因為我們在看電視節目，我們當然知道真實情況」。如果有人要刻意隱瞞事實，確實我們也很難知道，只是覺得事情有不合理之處。常常都是最後知道真相了，再回頭去思考的時候，才會對當時的莫名情況，有了理解。

第三條支線的故事許多場景都是在回應前二段的故事，例如：

校長撿到星川的打火機，知道一開始的火災和星川同學有關，並不是保利老師。

保利老師進校門看到星川跌坐在地上，其實他沒看到是被班上其他同學霸凌而故意推倒在地。

星川和麥野湊搬器材到音樂教具室，星川和麥野湊示好，摸了麥野湊頭髮說我本來以為我交不到朋友的，回家之後麥野湊就剪了頭髮。

同學欺侮星川，麥野湊為了化解，就抓狂亂丟東西，後來保利老師就進來阻止。回應之前為什麼麥野湊要抓狂，而保利老師碰到他鼻子一事。

星川和麥野湊回家途中，麥野湊把一隻鞋借給了星川，回應母親之前看到兒子少了一隻鞋。

星川和麥野湊開始探險，找了一節舊車廂，當作祕密基地。回應第二幕最後母親和老師不畏風雨找到一節舊車廂。

星川和麥野湊把死去的野貓帶回祕密基地，為了希望貓兒也能轉世，將之火化，結果火勢太大，麥野湊趕緊用水壺裝溪水，回應之前母親看到水壺有碎石。

星川被同學惡作劇關在廁所裡，其實麥野湊本來想解圍，但又害怕被同學知道他們的事，而走開，所以星川的怪物是誰呢？是兩人之間的暗號。

星川和麥野湊交換心事，麥野湊才知道星川的父親常罵兒子有病，豬腦；而麥野





湊而才說出爸爸意外死亡時，其實是跟外遇對象出去。

車廂裡兩人寫作文，星川把兩人關係用藏頭的方式寫出，回應到老師改到作文那一段。

美術課上同學欺侮星川，麥野湊沒有加入霸凌的行列，而被嘲笑兩個男生相親相愛，麥野湊才和星川打架而被抓傷耳朵。

麥野半夜跑出去，其實是到車廂找星川，結果卻被媽媽尋回，回應之前麥野跳車本來是想要回頭去找星川。

麥野祭拜父親，報告近況時，其實是面對自己喜歡男孩的傾向，而說出我為什麼要出生。

麥野跑去找星川，星川說自己要轉學了，我的病好了，新的地方有喜歡自己的女生。麥野本來很難過，星川又衝出來說明，原來被自己親壓迫的，被抓回家揍得很慘。

保利老師來找麥野對質那場，後來麥野跟校長坦誠：我不該說謊，校長回應我也是。

麥野：「保利老師並沒有做錯什麼，是我說謊了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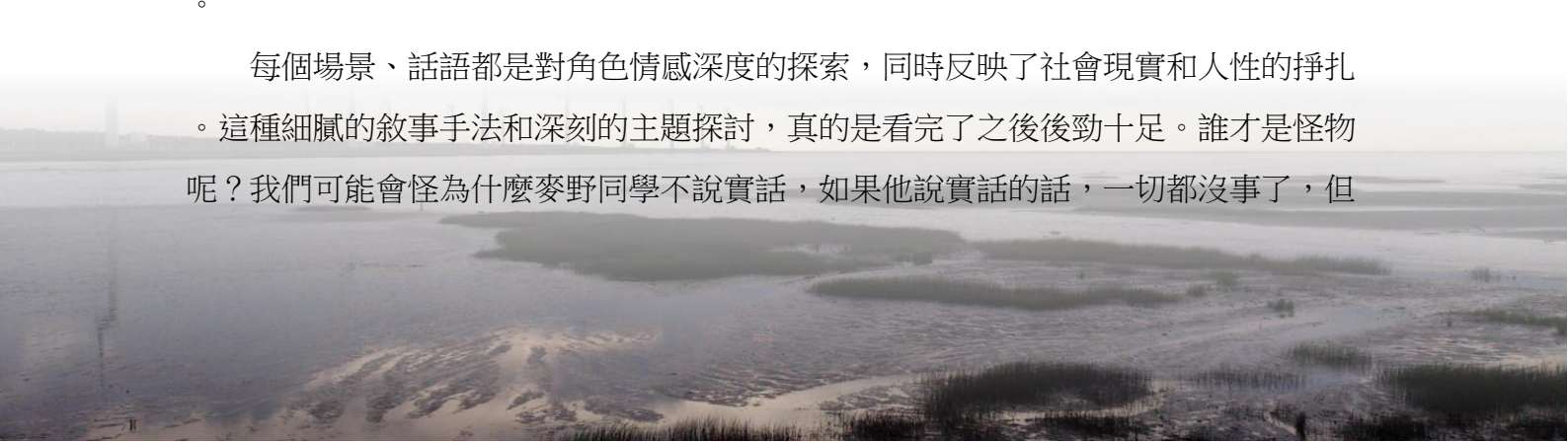
麥野：「我有喜歡的人，但我不能讓別人知道，所以說謊了，因為如果被別人知道了，我就會變得無法幸福。」

校長：「如果只有部分的人得到，就不能稱作幸福，要所有的人都能得到，才能稱作幸福。」

倆人就在音樂教室大聲吹出不能說的祕密，而這幾聲巨響，回應本來要跳樓的保利老師嚇回神的那一幕。

颱風那天，麥野去到星川家，把被虐打欲死的星川救醒，兩個人就衝到祕密基地。

每個場景、話語都是對角色情感深度的探索，同時反映了社會現實和人性的掙扎。這種細膩的敘事手法和深刻的主題探討，真的是看完了之後後勁十足。誰才是怪物呢？我們可能會怪為什麼麥野同學不說實話，如果他說實話的話，一切都沒事了，但





是如果連霸凌這種明顯有是非對錯的事，都沒辦法伸張正義，那麼如同性相戀，這種長大才能堅定是正常的信念又怎麼能苛責一個孩子說出來呢？

在《怪物》這部影片中，導演是枝裕和巧妙地展示了事情的多個維度，不僅僅通過改變拍攝角度或視角來實現，而是通過不同人物的視點來揭示他們所認知的真相。這種方法使得劇本層次豐富深邃，讓一些觀眾可能一開始難以理解的行為，在從另一個角度審視時找到了合理的解釋。正是這樣的多層次敘事，揭示了一個事實：**人們往往存在認知上的盲點，難以完全掌握事件的全貌。**

人們總是有自己堅持看重的事物；同時，面對一部分資訊時，人們傾向於基於自己的理解去拼湊整體畫面，尤其是當涉及到保護某個目標或某個親近的人時，往往難以全面考慮。這種敘事手法不僅展現了人物之間的複雜性，也反映了在現實生活中，人們如何在有限的認知和個人偏見中做出決策。

至於最後的結局，麥野和星川最後奔跑在風雨後陽光燦爛的原野之中，究竟轉世了沒？很想聽聽看您的看法。

